

走入大法修炼 走出报复仇恨

【明慧网】我叫李明亮（化名），曾是纺织女工，回忆当年有幸得大法，把我从一场可能发生的仇杀中挽救出来的真实经历。

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刚过完中国年头一天上班，早班七点左右，轮班工长与一位职工的男友，因请假之事发生纠纷，殴打起来。当时，恰好我是轮班的工会主席，我见到立即上前劝架，在劝架过程中，工长抄起一根杂木棍朝对方打去，没想到却打到了我的头上，离太阳穴仅两厘米打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往外冒，因失血过多，昏倒在车间，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诊断为一级脑震荡住院治疗。

我冒着生命危险劝阻车间职工打架斗殴的事，没想到车间为了评比年终奖，颠倒是非黑白，谎报称：是我在旁边看热闹受伤了，作病假处理，而不算工伤，并把我调离管理岗位到一线做挡车工作，还撤销我工会主席的职务，完全不追究斗殴者的责任反而处理劝架者。

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有冤屈却无处申诉，我的内心很痛苦，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生活在仇恨中，我多么希望每天开心一点，摆脱这种仇恨带来的煎熬，可是怎么也无法摆脱。于是产生了要报复他们的想法，出钱雇杀手进行报复，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委屈。就在眼看我即将走向以恶制恶，用暴力来报复对我不公的人，即将走向危险的边缘时刻，一件事却使我发生了变化，把我从仇恨中拉了回来。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我听闻了法轮大法的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法理之后，感到了一种让内心安宁、



► 油画：打坐

法轮功学员在湖畔边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美好的力量。我的仇恨好似坚冰慢慢溶化了。

师父在《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告诉弟子：

“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

我从法理中得到了启悟，我慢慢想通了，然后豁然开朗了，明白了凡事有因缘关系。

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个月，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内心明亮起来，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而且身体的各种疾病也不翼而飞了，几十年的妇科病、痛经、腰痛、胃疼等等都不知不觉好了，无病一身轻。

从此，我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修炼法轮佛法。我按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面对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不公的对待，我对他们的仇恨也消解了，甚至面对他们我也能做到泰然处之，厂里也给我换了一个车间，慢慢的甚至忘记了这件事情了。

有一次，对我不公的肇事者工长和我原来车间的同事到我对门邻居家打牌，因他们的鞋子都脱在门外，丈夫记仇，对我说：“去把他的鞋丢了吧。”我淡定的回答，

我学了法轮大法了，是大法修炼者，师父要我们做好人，与人为善，我不会去丢人家的鞋的。

在以后的工作中，生活中，我时时刻刻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后来，厂子破产了，有机会要工伤赔偿，我也没找厂里要，也看淡了名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谎言欺骗和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我坚持向民众讲真相，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

您知道吗？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出，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各族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5700项。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大陆一地遭残酷迫害。◇

济南法轮功学员许文龙被暴力绑架、采血

【明慧网】济南法轮功学员许文龙二零二二年十月四日被历下区智远派出所警察暴力从家中带走、多次非法提审，后被戴上背铐和很重的脚镣，暴力采血（DNA），恶警还说“弄死你”。许文龙已被济南历下区公安局下令关到了司里街派出所，说要监视居住半年，并不让人会见。警察扬言说要从严从重判许文龙，家中亲人很担忧害怕。

许文龙，一九八六年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穆棱市人，二零一零年七月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校期间很有才华、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奖学金和各种奖项，为人善良真诚，工作认真负责，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嘉许。二十五岁的许文龙被北京警察绑架、构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泰来监狱非法关押，遭受了非人折磨。

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晚九点左右，许文龙在智远派出所附近发放真相资料，被智远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双手背铐，用一根铁链子反穿起来，直至次日下午，之后许文龙被所谓“取保候审”。

十月四日下午，三个警察敲门进入，许文龙在家中，要把许文龙带走，当时在场的一位亲友制止，警察就开始暴力抓人，把许文龙摁倒在地上，一警察骑在许文龙身上，只听到几声痛苦的惨叫声，一个胖大的警察把柔弱瘦小的亲友也按倒在地上。

他们又打电话喊来了近十个警察，一个为首的叼烟的中年中等个头警察很跋扈地要把人绑架走，亲友说不要抓他，他是好人，没有任何坏事。叼烟警察蛮横地一挥，说铐上一起带走。几个人一拥而上按住亲友，背铐起来，将她一起绑架到了智远派出所。

在车上，一个叫“某某民”的警察（三十多岁，长的胖高）殴打

许文龙，许文龙的衣服被从肩膀到手腕全撕破了，整个胳膊都露在外面。他说耳朵可能被打耳膜穿孔了，要求做司法检查。该警察满嘴脏话的说没打人。警察把两人推搡进了一间小屋子分别关在几平米的安着玻璃门的小监室里。警察开始轮番把他们带到审讯室提审。

第二天早上，警察将黑糊糊、沉重的脚镣，给许文龙戴上，把他拉到济南经十路上的千佛山医院强行体检。之后又被关进小监室，他快两天没吃东西了。过了一会儿，提审的警察把许文龙带出去了。亲友持续听到脚镣四处撞击的当啷声，警察高音量的咒骂声。

之后亲友走到厕所前时，从一板之隔的男厕传出许文龙低沉而痛苦的哀叫声，还听到警察说了一句“X 的，弄死你！”接着又听到许文龙“啊”的大声惨叫。

非法拘禁近 24 小时，五、六个年轻警察，为首的依然是打人的某某民，要给亲友收集指纹信息，还要抽血说是采 DNA，并用什么东西扎破她的手采血，痛得她“啊”的一声惨叫。刚才她也听到从许文龙那里传出惨叫声，明白了，许文龙也遭强制采血了。

被非法采集信息后，亲友对那个高胖的警察（“某某民”）说，对法轮功学员作恶者将面临审判。“迫害善良，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凶狠的警察的脸上终于露出做了亏心事而惧怕的表情，无声地呆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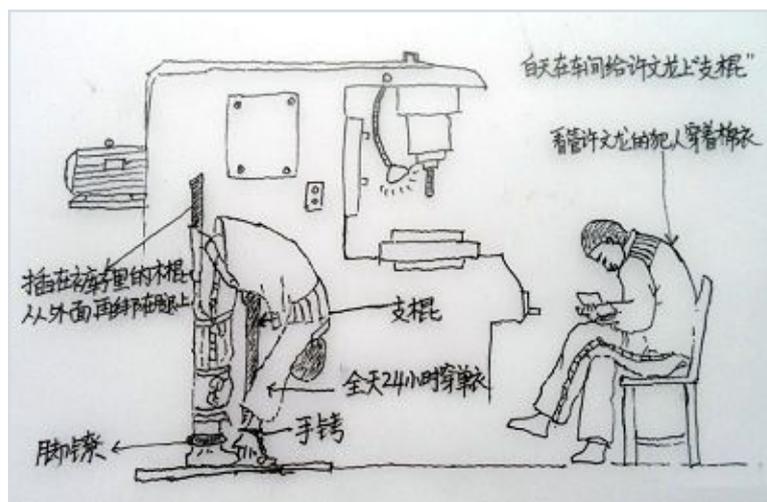
许文龙的妈妈刚动过大手术，得知他又被警察绑架，悲伤痛哭。

许文龙曾在泰来监狱遭受惨烈的迫害。

2013 年，他被送进禁闭室，室外零下 25 摄氏度，小号的窗户透风。晚上睡在冰冷的地上，穿着单衣服，被戴上手铐脚镣。即使他能睡一会，也被地面冰醒。头枕在地上，被硌得生疼，脖子发酸。每天他只得得到两口面汤喝。饥寒交迫下，两周后他就瘦弱不堪。

狱警还不断逼迫他写悔过书。在高压迫害下，他违心在“四书”（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等）上签字。不久他告诉狱警，那都是违心的，全部作废。

狱警用电棍对他猛烈地电击，还给他焊了一个“支棍”，形如“工”字的铁棍子，状如“U”字。每天出工在车间里就给他支在“工”支棍上，人呈倒“U”字，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其间不准上厕所。他每天只得得到一个馒头，每晚被反吊在床梯子上。◇



酷刑示意图：上“支棍”。许文龙被折磨三天。晚上收工时放下，人僵硬瘫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头倒控得很大，眼睛控得一条缝，看不见东西。